

揭秘！

2025 这些考古发现更新“川渝历史书”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从涪江畔的古老石器，到嘉陵江边的雄关险隘，再到锦江之滨的明代王陵，巴蜀大地上无数尘封的文明密码正被考古工作者一一解开。

近日，2025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会在成都召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蔡桥遗址、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遗址等10个项目获选“2025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项目。这些重要考古发现，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串联起从距今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巴山蜀水间人类活动的壮阔轨迹。

2025 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

●四川省射洪市桃花河遗址

出土石器、动物化石1.4万余件，是主体年代为距今30万—10万年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

●四川省丹巴县罕额依遗址

揭露遗址类型多样，出土遗物丰富，为完善横断山区先秦两汉时期遗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四川省盐亭县张家坝遗址

发现的干栏式房址等遗迹和陶器、绿松石制品等遗物为三星堆文化研究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蔡桥遗址

发现一座始建于战国晚期，并沿用至汉晋时期的木构桥梁及附属设施，对研究中国古代桥梁与交通史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市合川区龙多山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

发现了唐宋及明清时期的寺院遗迹等遗存，为研究川渝地区山地石窟寺院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遗址

明确了东内城墙全线的位置与走向，发现的城门、城墙等重要城防设施，对于钓鱼城城防体系构成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南侧遗址

出土器物以陶瓷类日用生活器具和建筑构件为主，包括铭文城墙砖和石经等，为研究古代城市史提供了新材料

●重庆市成渝古道老关口遗址

是集城防、道路及生活设施为一体的关隘遗址，对于研究成渝之间的商贸往来、人群迁徙等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省安岳县吴家沟墓群

墓葬演化脉络清晰，为研究川东渝西地区南宋中晚期至明代中期丧葬理念转变与工匠技艺传承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明蜀端王陵

建筑要素保存完整、布局清晰，为研究蜀藩陵园布局、完善明代蜀藩王墓演变序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远古回响

从旧石器时代篝火到三星堆之谜

在四川省射洪市的桃花河畔，考古工作者揭开了一片时间跨度距今30万至10万年的旷野遗址——这是一处规模罕见、信息量巨大的“旧石器时代家园”。

这里出土的1.4万余件石器及动物化石中，重型刮削器尤为引人注目。它们体型较大、刃口锋利，是古人类处理猎物、制作工具的核心装备，集中展示了当时已相当成熟的“大石片剥片技术”。遗址中出土的上百件动物化石，以及多处罕见的古人类活动遗迹，为我们定格了一个个远古的瞬间。

以桃花河遗址为核心，在涪江流域新发现的90余处遗址点，共同构建起一个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连续文化序列。这意味着，考古专家首次能够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四川盆地早期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为探讨古人类在东亚地区的迁徙与适应策略，提供了关键性的地标。

在四川省盐亭县张家坝遗址，考古学家确认了这里的主体遗存属于赫赫有名的三星堆文化，并可细分为早、中、晚三期，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可“拼接”出古蜀先民的聚落生活场景。

这里出土的陶器、绿松石制品、磨制石器及铜器铜渣等遗物，不断丰富着人们对三星堆文化内涵的认识。

文明交融

从秦汉津梁到宋元要塞

当历史步入战国秦汉时期，成都市青羊区蔡桥遗址的发掘，见证了古蜀文明的发达。

这座木桥始建于战国晚期，一直沿用至汉晋时期。现存桥体长达46米，结构复杂而精巧。在潮湿的成都平原，能如此完好地保存下2000多年前的木构桥梁，堪称奇迹。它与早年发现的金沙汉代廊桥共同证明成都平原自古水网密布，桥梁技术发达，是古代中国交通技术与水环境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

沿着历史的轴线来到宋元时期，战争的印记深深烙在了山城重庆这片土地上。2025年，合川钓鱼城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对三龟石遗址的发掘，首次完整贯通并明确了钓鱼城东内城墙的走向，让这座山城防御体系的内部结构愈发清晰。

战争关乎生存，而生活则承载着日常的烟火气。在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南侧，考古工作者清理出的道路中央铺砖平整如席，两侧砌法考究，路边还配有排水沟。出土的大量青花瓷片和生

活器具，特别是一些带有“嘉定十年”“嘉定十一年”纪年的铭文城墙砖，为复原宋元时期成都的城市格局、街区功能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精准的时空坐标。

明清印记

从古道雄关到王陵沧桑

川渝地区明清时期的历史风貌，在考古发现中变得更加细腻和立体。

连接成都与重庆的东大路，是当时的交通大动脉，而位于璧山区的老关口，正是这条古道跨越缙云山的关键隘口，被誉为“成渝孔道重庆第一关”。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石板铺就的古道、依山开凿的石扁路，以及“险设天成”“巴县西界”等摩崖题刻。更令人惊叹的是完整的关城防御体系：四座城门扼守要冲，城墙蜿蜒连接山体，山顶设有哨楼，坡地建有营房。

这些遗迹不仅见证了成渝之间频繁的商贸往来与人口迁徙，也凝聚了古人利用天险、设计城防的军事智慧，是成渝地区珍贵线性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位于锦江区的明蜀端王陵，其发现过程本身就是一场考古“侦探剧”。这座属于明代第十一代蜀王朱宣炟的陵墓，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被发现，却因地形变迁而一度“消失”。直到2023年底，在土地出让前的考古勘探中，它才被重新定位。陵园中轴线建筑布局清晰，王陵与两位妃子墓同冢异穴，合葬于巨大的夯土封堆之下。

蜀王陵墓室规模宏大，石门上的乳钉、残存的贴金、壁上的龙纹浮雕，都彰显着墓室主人身份的尊贵。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决定性证据，是陵前刻有“忠贤懋著”的石联——这正是史书中记载明神宗表彰朱宣炟的匾额文字。

此次还发现了四川地区首次找到的明蜀王陵陵前建筑基址，为了解明代藩王陵寝的完整规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遗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蔡桥遗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明蜀端王陵。
(本栏图片均由受访单位供图)

“城管进社区”中心城区覆盖率超80% 商户居民有了“城市管家”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从2023年开始，我市连续3年实施“城管进社区”行动，目前中心城区覆盖率超80%。

从设置外摆“经营红线”留住烟火气，到“四色服务队”进驻老旧小区解难题，城市管理者正从执法者变为商户与居民的“城市管家”。

一座执法服务站 留住城市烟火气人情味

2025年12月29日16时许，两江新区建新北路两江假日酒店门口的摊位前已经排起长队。摊位上一口锅里，奶白色的羊肉汤热气氤氲，另一口锅里，堆成小山的羊蝎子炖得软烂入味，红亮的辣油惹人垂涎……

“菜品会根据季节变换，冬天卖羊肉，夏天卖卤菜。”酒店市场销售部工作人员沈秋亚介绍，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营收能有数万元。

去年7月准备摆摊时，酒店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办理，就拿着《外摆经营方案》找到位于街头的城市管理执法服务站。

“摆摊可以，但要在红线范围，还要保持地面整洁，给行人留足空间。”建新北路街区路段长任伟洵不仅热情接待了酒店工作人员，还告诉他们，不需要跑多个部门盖章，在该服务站就能一站式受理。

“我们将直管道路划分为8个片区路段、48个基础网格，开创由城管队员担任路段长，市政（照明）、绿化、环卫等方面人员为管理员的工作模式，基层问题就近解决。”两江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占道需求的商家可以直接到城市管理执法服务站备案，把需求讲清楚，剩下的现场勘验、协调沟通工作均由路段长和执法人员完成。”

在该城市管理执法服务站，记者看到，“门前三包”管理系统上，建新北路街区商户排名一览无余。其中，两江假日酒店名列前茅。

“系统会给每个商户打分，指标包括商户洁净情况、投诉情况，参与街区志愿活动、落实门前责任的情况，邻里相互评价意见等。”任伟洵解释，排名靠前的商户有使用公共空间推广的优先权。

一支四色服务队 让老旧小区净了亮了绿了

“我们活动中心的桌椅坏了，能不能更换一下？”“您反映的问题我记下来了，争取这几天就给你们解决。”

近日，在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城管执法人员和社区居民围坐在一起开了一场院坝会。一年来，一支由“城管蓝、环卫橙、园林绿、市政黄”组成的特殊服务队走进社区，让这里的环境焕然一新。

团结坝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人口多、底子薄。“单靠社区力量，很多专业问题确实棘手。”团结坝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春敏坦言。

转机，始于“城管进社区”行动的启动。

由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党委牵头，沙坪坝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部一支部与团结坝社区党委结对共同实施“城管进社区”行动。“这意味着我们城市管理执法队员，从此有了社区兼职网格员的新身份。”该支队办公室主任冉悦娟说。

“城管蓝”率先下沉。执法队员依托红岩城管服务站每周固定时间实行“马路办公+坐班办公”，通过院坝会面对面收集民意，发现问题牵头整改。

杨春敏回忆，在一场院坝会上，支队负责人现场了解到居民希望在人行道上加装阻车设施。300根U型桩迅速到位，此外，社区还利用闲置地块建设小微停车场，根治了停车乱象。

“环卫橙”也紧跟而上，环卫工人增加了保洁频次，优化了垃圾收运路线；绿化工人对社区边角地进行“微改造”；路灯不亮了、地砖破损了，市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响应。

一股“向下”合力 向镇街赋权108项执法事项

“近年来，城市管理系统坚持党建引领，以‘城管进社区’行动为抓手，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积极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市城市管理局执法监督处处长辜敏表示，城市管理部门采取派驻人员、合署办公、划片包干、定时定点服务等形式，主动将清扫保洁、绿化管护、市政维护、执法等专业力量和职能融入社区网格。目前，全市已有超过8000人次的城管力量常态化参与社区工作。

同时，推动事项下移。城管部门共向镇街赋权了108项执法事项，并配套制定工作指引、开展案例教学，为一线执法赋能。

“我们还指导区县在项目、资金、建设时序上优先向社区倾斜，鼓励资源整合。”辜敏举例说，渝中、沙坪坝等区县探索将党建、社工、城市更新等资金打包使用，为治理场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们还建立了社区议事机制，让社区干部、城管人员、物业、居民代表坐在一起，定期共商共议。”辜敏介绍，城管部门还开通了“社区提案”线上通道，居民诉求可“一键直达”管理部门。

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编制的村庄规划获批

大足与四川资阳携手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讯（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1月5日，记者从大足区获悉，大足区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于近日携手完成了《四川省安岳县双龙街乡孔雀村、重庆市大足区高坪镇茨竹村村庄规划（2024—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的编制与审批，成为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编制并获批的村庄规划。

《规划》以农业为基本依托，规划总面积达14.11平方公里，将以两村共有的川渝地区规模最大的野生金丝楠木林为核心，布局特色农业、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等业态，着力将两村打造成为以千年石刻（窟）为底色，以山水、古道、农业为特色的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庄。

大足区与安岳县虽然地理相邻，但分属不同省市，难以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统筹。尤其是茨竹村、孔雀村两村交界处保存完好的野生金丝楠木林，树木树龄多在百年以上，单株高达30米，是独特的蜜源植物，具有极高的经济和科研价值，其保护与利用亟须跨区域协调。

为此，两地选取茨竹村与孔雀村开展规划联编试点，推动乡村振兴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共建”。“两地面临着行政区划不同、管理制度不一、经济基础差异、规划标准不对接等多重挑战。为克服这些困难，双方建立了‘问题导向向会商’工作机制。”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张燕岭介绍，目前，两地正按照《规划》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携手探索出一条乡村协同振兴的新路径。

重庆首例“国有农用地+”组合供应项目落地梁平

本报讯（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近日，重庆市首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带租约”组合供应项目在梁平区成交。

该项目位于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南侧——这是市民日常游憩的核心区域，共包含33.59亩国有农用地及毗邻的4.75亩国有建设用地。2015年至2017年，梁平区为实现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空间的系统整合与提升，将周边农用地统一征收为国有。

“然而，部分地块目前仍由周边居民

分散耕作，处于低效利用状态，区域综合价值低，自然资源潜力未充分释放。”梁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推出的“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带租约”组合供应具有三大创新亮点：

一是首次在全市公开供应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实现该类项目“零的突破”；二是创新采用“资产包”模式，将国有农用地与毗邻的国有建设用地整体打包出让，一次性赋予市场主体多项权益，提升资源价值和配置效率；

三是首次推出土地弹性年期供应，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年期由40年调整为30年，更精准匹配农用地使用需求。

该负责人表示，这是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一次积极探索。为保障项目合规有序推进，梁平区重点强化“三个保障”：

一是以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发展总体规划为引领，科学设定用地规划指标与功能，确保项目与湿地公园发展要求相契合；二是通过“分估定价+政府集体决策+公开竞价”三重机制，提前公开用途管制与

约束条件，增强市场透明度；

三是由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牵头，建立多部门联动的动态监测与常态化监管机制，构建全周期管理防线。

“项目落地将释放多重效益。”该负责人称，这不仅打通了国有农用地从资源到资金的转化路径，还通过“资产包”组合实现“1+1>2”的聚合效应，在提升资产收益的同时满足复合型项目需求。未来，项目将以生态种植、农事体验、绿色观光为核心，打造集生态美感、社会交往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公共空间，推动人、湖、城和谐共生。